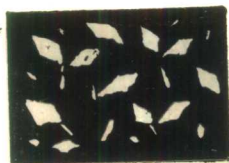


绿 风 土

张 承 志



四季文丛

风

土

I

267

270

永
生
版
社

绿风土

作者：张承志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罗静文 祁 斌

装帧设计：尹凤阁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61千

印张：3.375

插页：5

版次：1989年 8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32-2/I·231

定价：3.6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次

第 一 辑

绿风土.....	1
黑火焰树.....	9
不写伊犁.....	14
木石守密.....	20
骑上激流之声.....	29
杭盖怀李陵.....	38
北马神伤.....	45
禁锢的火焰色.....	58
神不在异国.....	84

第 二 辑

又是春天.....	96
初逢钢嘎·哈拉.....	103
我的桥.....	109
美文的沙漠.....	117
为了暮年.....	124
等蓝色沉入黑暗.....	131

生命如流.....	136
未诞生的封面.....	141
金钉夜曲勾镰月.....	149
涂抹三笔.....	157

第 三 辑

午夜的鞍子.....	159
圣山难色.....	169
荒芜英雄路.....	174
静夜功课.....	184
锈 铲.....	188
对奏的夜曲.....	195
悼易水.....	200
历史与心史.....	204
游牧的校园.....	213
渡夜海记.....	219
潮 颂.....	226

第 四 辑

心火.....	238
雪中六盘.....	247
金积堡.....	250
背 影.....	256
最净的水.....	262
黄土与金子.....	268
听人读书.....	277
北方女人的印象.....	286
编后小记.....	293

绿 风 土

在甘肃宁夏跑了两年以后，或者在看惯了新疆那灼烫的铁戈壁以后，两眼突然流入太多的绿色时会疼痛。我没想到一年里看到这么多绿。

好象这手里的笔也只能写出一片旱焦之色。我那时没有意识到用笔。开始时我只不过是多少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可能那时我的精神太倦怠了，我的心在松弛后瘫软而麻痹。我现在回想，当时我只联想了一秒钟。

浓翠滴绿，葱葱郁郁，绿风景如流如画。莱茵河灰蒙蒙地伸展着缓缓而下。布透麦克河亮闪闪地喧闹着拥挤而去。德国在绿色中沉默着，美国在绿色中夸耀着。我觉出自己心情焦躁，这不正常。我的两眼习惯了干旱的赤褐焦黄的大西北，我疼得在这绿视野中眯起眼睛。我觉得我根本写不了这些奇怪的绿。我第一次使用了氯霉素眼药。

我站在华盛顿西北郊的河岸上。给布透麦克河谷相面。我盯了一阵子，不知所得。混乱的石头活象嬉皮，民主地挤着雪白泡沫。好象它是一条穷乡僻壤的原始小溪。

莱茵河当时曾经显得委屈（或者是傲慢）；无声无息地，波上驮着的几条驳船悄悄地滑动。那条河纯净的灰蒙和透明的暗绿使人不易接近，它使我紧张，象是有一个久藏的秘密立即要给人戳破了。

我不懂这样两国的语言。临行前我只打算去闻闻气味。当然新的旅行总是新鲜的，哪怕我知道我们彼此都不至于达到诱惑。走上莱茵河的那道桥以后，我却不知为什么一天天地麻痹了，我觉得自己六神似睡，感觉昏沉，整个我自己都涂着一层钝笨的膜。

绿色当贴上了一层金属物质的时候，就不再平易了。我呆滞的脑浆里总是闪着一个问号。

布透麦克小河是一条华盛顿郊区的小河，相当于北京郊外的温榆河。它使我多少找到了一点自然的水气。绿树也是明朗的。斑驳抖闪着阳光，叶子正常，枝冠舒挺，一大片一大片地堆成一片东海岸的勃勃绿色。人当然直言直语；哪怕我终日睡意朦胧反应麻木，也能从各式各样的问题和语气表情中感到一股骄横劲儿。但是它没有一丁点儿奇山异水的那种怪味，我觉得从本质上讲它和中国的风景有些相象。这使我不断地把它同德意志的树木山水乱

加比较。逐渐地，我忘了自己所谓访问的目的，我变成了一个突然沾上了恶癖的算命花子。我盯住大陆不放，审视着每个老外的眼色皮肤，为每一棵树和每一道小山的形势看起相来。

莱茵河上泛起阳光的照射，闪烁着一些微笑的傲慢。渐渐又暗淡了，阴雨遮住了铅色的水，那绿色隐忍着一种寒冷的阴沉。沿河驶来一辆奔驰—500，走下一个凶悍的大个子俯视着我。他身高至少两米。他拦住了我，问我对西德有什么想法？我说了一句后补充道，我不会德语。他指指背后说，她也不懂德语，她从拉丁美洲来。他背后倚着车门站着—一个红头发的年龄不明的女人。她勉强朝我们笑了一下，神情古怪。他浑象个大土匪头子带着个娼妓。

在美国听说有一种人叫“红脖子”，即开着一辆客货两运小卡车，牛仔裤，啤酒肚，脖子颈被太阳晒得红红的乡村凶汉。据说那些家伙大都没有教养，仇视黑人和共产主义，好勇斗狠，主张大男子主义。我听说了以后，马上觉得自己周围满是红脖子——美国人在炎热的夏天只剩裤衩大的礼仪。女人个个短裤（且不说我见过一个胳膊绝对比亚洲人大腿粗的胖女人），男的个个赤膊露乳。不论男女都肤色粉红，满身長黄毛，一副要找碴打架的狂相儿。至今我觉得绅士风度根本不属于美国。

当然风水是不同的：烈日暴晒下的布透麦克河

岸上蟹气烫人，绿地象胡乱溅洒在大地上的油漆；而德国每条小河每块丘陵都罩着一种沉重；所以绿色如铅，好象那太多的思想和意志压迫着每一株树木。其实一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向世界输出了那么多思想和意志，但他们仍然精满欲足，树上的每块叶片都胀得厚厚的，使人感到一种逼人的肉感。我不能说不喜欢德国的绿色，但我不能接受那种蓝晕晕的松，也不能忍受那种肥腻腻的杉。树应当长得自然随意，叶子应当有腐有荣参差掩映。树木和大森林都应当蓬松杂错无法形容——都应当象人间世界一样平凡而复杂。而德国原野上的绿树多少使我觉得不祥；它们之间有一些健壮而邪怪的类属，虽然受着人类的欣赏和栽培却使人恐怖。我坚信它们和我坚持着在打一个哑谜——看谁对，看谁猜得出来，而我却不敢再看它那肉片般的蓝树冠和那恶虫般的肥壮手臂，我不能再多看那种饱水而厚腻的绿色了，我临别时说不清心里复杂的感觉。

怀着这样不安的心情来到美国，最初我曾经在布透麦克河边喘了一口气。那时我几乎是高兴地想：不错，美国的树长得挺正常。但是这种乐观很快又被粉碎了。

在曼哈顿那座压迫得人喘息不能的摩天楼森林里，黑白金属和棕墙炼瓦之中也有不少绿地，不用说还有中央公园，还有隔河拥抱纽约的新泽西绿

原。但是我悟到了：绿在今天并不是大自然的本色。有钱能使大地绿。美国之绿蒸腾一股骄横之气，掀动着遍地飘扬的星条旗。在绿茵地上经常能听到据我看来是毫无教养的不礼貌问题：你愿意住在美国吗？你在中国感到自由吗？你来到这儿你感到幸福吗？你有汽车吗？

土地是有善恶刚柔的。我不能说这块土地“恶”，但我觉得它多少是太“狂”了一点。它甚至缺乏莱茵河畔绿地那种含蓄的阴凉。美国人拥有一切，但我感到他们缺少一点教训，或者说，他们这一族缺少一次失败，以便磨一磨那股太硬的阳刚之气。和这样的开朗而轻狂、自信而保守的美国人在一起，我觉得东方的神秘主义在体内复苏，我开始独自观察，企图获得他们不可能感受的体会。

和德意志的碧绿丘陵（包括民主德国，从汉堡去西柏林途中我们穿越了大片东德领土）相比，密西西比河上游的大平原是一片平坦的汪洋绿海。无边无际的平原被切割成井田，横阡竖陌，每块方形农场边角上有一幢叫中国人馋涎欲滴的小洋楼（外带游泳池）。但至于绿色，没有什么好说。直至抵达了克罗拉多州，深入了印第安人旧地的Mesa Verde之后，那秘境般战栗而恐怖的海相高原才给了我一个新的冲击。

Mesa Verde，关于这里我能说什么呢？如果梵·高是在这里作画，我想他活不到三十七岁。高

原断裂成海沟，峭壁是赤赭色的，象染透了印第安人的肤色。而沟里塬上密密麻麻扭作一团团一片片的，是痛苦狰狞的耀眼绿色。有披头散发的死杜松树；树皮焦干，灰白缕缕摇曳，纠缠在绿得仿佛一滩滩一团团绿血绿膏般的矮树丛间。不象乔木，万木都忍着遵循着一个暗号，只长到三、四米高——这使整个Mesa Verde象是披着一张绿茸茸的绿刺猬皮。藤蔓根枝横连竖系，我简直不敢迈开自己的脚。西部的骄阳残酷地高悬着，烤得这寂静的绿色膏浆缓缓熔开。空气中呛鼻地充斥着松脂味和一种不祥。印第安人的悬崖石屋在巨大的石缝里静静卧着，空无一人。我感到一种绝望的坚强，似乎误入了末日的现场。美洲大地是印第安人的，而今天人们常说的美国梦里闻不见什么印第安味儿。印第安也有梦么？那批牵着狗一步跃过了白令海峡跑遍了地球上所有的纬度格子的红皮肤硬汉子，他们的梦是什么呢？而Mesa Verde沉默着忍受着这挣扭的绿树的捆绑。在如此神秘莫测如此古怪恐怖的末日景观之中，那绿色熔浆如胶如漆，耀眼地淹淌着，触目惊心地弯曲着，绿绿地烧过来了。Mesa Verde的灼烫绿岩浆也许正是曼哈顿摩天岛的一个对应。那个岛上拼命挤撞着的喧嚣的摩天楼象是历代妖精全数在那儿比赛拔高。而这片荒原上的绿树绿草滚滚而来的粘稠绿浆却在这里低伏在死寂之中。一个被征服了的、被强奸了的、被永远灭绝了希望的印第安之梦

还残存着一丝苟且的活气。它化成了这凄惨伤目的灼灼绿风景，和它苟活着的愤怒一起向我解释美洲。

我终于心动了。

心动真不容易。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这么麻木。被人羡慕得厌恶的三国之旅幸运天使般地一齐实现，而我却满心不快耷拉着脸。近一年了，我从来没有一次激动过。哪儿象在新疆，在新疆我总是终日在兴奋癫狂。

而在Mesa Verde我终于怦然心动。我说过我觉得梵·高若把画架摆在这里他活不到三十七岁。只有在Mesa Verde我才梦醒般突然忆起了宁夏和新疆。在Mesa Verde用不着英语和任何一种外语，我突然如释重负地感到了平等。那惊涛怒海般的可怕绿风景一直冲到每个人眼前，逼着人选择感受。我马上离群独行，现在我用不着翻译了。经美国内政部印第安事务管理局介绍也一直见不到的印第安人，现在以地下的姿态正在冥冥浓烈的酷绿中瞪着我。我不断地想象着一个牵着一只狗象迈过小溪一样跳过了白令海峡的印第安猎人。他那只松毛大狗只是不经心地轻轻一跃，一支血脉就从东北亚到了中美洲。然而Mesa Verde溶化的绿树林无声无息，好象两个世纪喘不出哪口气来。每一株死灰般的杜松树都象一个吊死的老妇，每一棵新生的矮柳树都顽强地挣扭着不愿意长高。处处是恐怖的造型，比比

是意味难猜的雕塑。有一个词是“美国梦”(American Dream)，我怀着发掘这个梦的实质的目的来到了美国，但我在美国下决心修改我在《金牧场》中对这个梦的善良猜测。我不懂英语我弄不清人们莫名其妙地说那些话算不算“梦”——然而在这里，在这片万物有灵的浓烈的绿中，我坚信我看见了印第安人的梦。

他们遇上了一个实在太强盛的死神。他们遭遇了一个后来二百年来愈来愈强盛的凶恶的新文明。印第安人在清醒之前就被残暴地打败、撵走、消灭、蹂躏、改造了。他们突然背负上的民主制度使他们茫然地丧失了任何继续自己的可能。今天是一些棕红色的手在继续填埋着Mesa Verde，地下那些颤栗挣跳的灵魂愈来愈深，绿刺猬皮一样的树丛愈来愈矮了。

我无言以对。

绿风土的发想是不是太过分了？不知道。

当你感到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时候，当你在你自己的故乡震惊地感到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时候，你只能凝视绿色。

回亚洲去吧；回到北亚，回到中亚，回到东亚，回到中国，回到内蒙草原、新疆枢纽和陇东山地。在那里，那绿风土中的秘密已经离你很近了。

黑火焰树

没有心思去查查词典。在西柏林买的一本画册里它被写成Zypressen。在日文的一些西洋美术史著作中，它被写成“系杉”。可能是在法文里，则写成Cyprès。其实翻翻词典至少可以弄清两种洋文究竟是德文还是法文，但这一切于我无意义。

我写的是关于自己找一棵树的故事。Zypressen，我懒得背准它的德文发音，我用新疆式转写法把它标成Tsüpräsen(下同)，并且耸起神经，注意从每个人高马大的金发人脸上嘴里考证（我想这还是对德国的一个抽样测验）。

“对不起，您能帮助我吗？”我大胆地截住了他（使用英文于我是个新大陆）。

“是的，”金发巨人脸上惶惑。

“这棵树的名字是什么？”接着——

“Tsüpräsen？”他声音轻微，没有把握。脸上

不但惶惑而且古怪。他眼神象盯鬼。

“谢谢。”我结束了英语调查。我心里轻轻舒了一口气。但我没有考证出来。我要考证什么？根本不需要。我早就有结论了。我知道关于这种树的一切。我突然翻开高阶的名著《视野》，但我怀疑他使用的那个日语树名；我担心一词错译会弄坏许多重要事，于是我还是到我的小说中去寻找。在波恩大学我读了几分钟作品，他们只找到我的短篇小说《凝固火焰》。我突然明白了，Tsüpräsen树就是我描写过的火焰山。

这样写么？可能这样一下子又是树又是山的不太合适。可是解释更困难。谁能讲清溪流入海的故事呢，谁能讲清一支箭从射出来到它没射中消失的那瞬间故事呢。

我没有一丝丝学法文的念头。但是我总在想象着自己站在南部法国的大地丘陵上。在那种碧绿如绸的原野上，应该能看见黑色火焰般的Tsüpräsen树在沉重地耸立。因此，当我在德国发现了第一株它的时候，我突然不知所措了。我忘了欧洲大陆是一块土地，忘了法国的树也完全可能在德国生长。我缺乏思想准备。我一直觉得虽然强烈吸引我，但毕竟太奢侈的旅行，于我来说是个无需多想的梦。说得暴露一点，其实我早为我自己找到了Tsüpräsen的相应物，《凝固火焰》中描写过的火焰山就是我的——梵·高之树；而且它更雄伟悲壮，更色彩耀眼

逼人，更充满了神性和残忍的美。但是当那天在西柏林，当我看见了一棵树（实际上是一张画），后来我猜我看错了时，我兴奋得猝不及防。我马上想起了梵·高书信集（写这篇随笔时我查了一下，是第596号信），那个人说：

Tsüpräsen的事总是占着我的心。我想以它为主题，画一些如同向日葵那样的东西。你若问这为什么，因为至今为止我吃惊居然没有人画过我看见的Tsüpräsen。它无论线条，无论比例，简直象埃及金字塔一样美啊——

我猛地站住，急急问道：“那是什么？”——主啊，我的英语一共就有这么三四个词儿！

“那是树。”西柏林的朋友说。

我急得浑身抖。“名！它，名！什么、它、姓名！”我使尽了我的英语单词和语法。

“Tsüpräsen, but……”我听不懂那个but（但是）后面的一长串。我先用新疆调查的办法，用我那套不地道的拉丁转写法把这个音记了下来。回去查字典，我忿忿地想。可是回北京后，——正如前文所叙，我失去了查词典的目的；尽管我知道它在德文中写成Zypressen，在法文中写成Cyprès。

后来在波恩，莱茵河畔有几株黑火焰般的影子，我曾久久凝望过它。

后来在南德的平原上，坐在车里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看见一株株一棵棵象是Tsüpräsen的树影掠

过去。我急转身想再盯一眼，可是再盯一眼也没用。我看不清楚。我看清楚了也没用——梵·高那粗放旋转的笔触并不是为了让我看清楚。他画到这种树时，已经根本不想到别人能不能看清楚了。

后来走近了一棵。它古怪地靠着一个石头圈台。我不敢考证它为一座墓。但那一棵——基本上是一棵钻天杨。我不知为什么有些失望。其实我无权反对Tsüpräsen就是钻天杨。莱茵河畔的林荫道上走来一个金发的人，我伸手一截：

“什么、它、s、姓名？”

“Tsüpräsen, I think so”——他猜是这样。

而我要考证精确。

我要准确的结论。要真正的Tsüpräsen。要梵·高画过的那一种。要梵·高画过的那几棵。不是钻天杨。不是Zypressen。不是Cyprès。我需要追寻的是在画册里象一股不屈的黑火焰一般疯狂挣扭刺破天空的那真正的Tsüpräsen。

去法国吗？

再用那四个词儿（包括一个S）拼一句问话去截法国人吗？

梵·高好象是我们中国人。那些金发粗腰人高马大的欧洲人能准确地给我指出那几棵Tsüpräsen吗？

我茫然了。因为走近了这一棵，使我不知道究竟Tsüpräsen属于杨树或是属于柏树了。我没有更多的英语词儿了，金发人们也没有更精确的解释